#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二十八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六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精神愈覺健旺實皆

天地神明

聖祖君父慈恩錫佑之所致直隸入春以來雨澤甚屬均調直省奏報皆然但未敢料其向後若何也卿好麼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十日由驛遞齎到

頒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如意荷包一箇內金銀寶玉共二十八枚珊瑚結堆花荷包一對貂皮六十張

蘋果廣橙共一簍文旦朱橘共一簍哈密瓜二簍
鹿尾十隻鹿肉六方湯羊一隻樹雞六隻細鱗魚
四尾臣隨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竊念臣自到滇南三經改歲每遇慶賀之辰
遥念班聯之會敬憶
慈顏恍聞
天語心依神馳實不能自解而哉

聖主萬幾親理日昃不遑乃蒙於元旦二十餘日之前
獨
垂念及臣萬里之外金貂珍琡嘉饈異品驛路飛傳官不念及卿尚當念及何人也
僚驚見受
恩至此臣有何言前蒙
聖諭訓臣毋作兒女態臣自捫心固不能無兒女天性
也至若天保遐福之歌蓼蕭萬福之咏此臣之所
以祝君惟有猷有為有守康色好德則錫之福此

皇極之所以與臣今臣已叨荷
朕不敢言錫福願歲歲年年同卿等與天下蒼生共叨
聖主錫福者三仰瞻
上天大地
龍文竊自忖念守不足難或可自信而何以有猷何以
聖祖慈恩之錫福耳
有為何以安和現於色何以好德發於中對越之
下敢不凜然至於敬繹
寶聯則曰化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臣忻忭之私倍切
慶幸蓋邊隅苗猓之地皆蠻煙瘴雨之鄉今共覩
光天化日盡成大地芳春固宜滇黔山川皆增秀

麗蠻荒歲月同樂舒長而我
聖主之所以眷顧邊方者期之深望之切故勉之至也
臣惟願以
錫福於臣者臣遍以散福於滇黔祈滇黔父老子弟歲
歲年年同遊春風化日之中是臣之心（實朕之心）是臣之志（實朕之意）
也
如云酬答
殊恩臣當矢之生生世世涓埃萬一之報臣亦無能自
慰矣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驛遞齎回臣前
奏匣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實含淚觀之卿實可謂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
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
而慶幸焉不但朱綱聞此而不感發者除非木石也
朱綱人甚練達朕訓他莫患才不足用但務一誠字
則全才矣伊亦深為感服此人可用欽此臣伏讀之
下不能仰視念臣雖身在萬里然一月之中必一
聆
訓誨凡一言一字無不可以動

卿言朕感發興悟

天地感鬼神而紹述

聖祖之心尤未嘗一刻暫忘臣若於此猶不能感發興悟於卿而卿之一片至誠愷切感發朕處亦復不少期共體悉

勉之但君臣能知此而勉者社稷蒼生之福也奈庸碌

聖心是何異木石豈復有血氣感慚奮惕臣當終身以

輩披肝吐膽而猶不肯信不敢為者不知其是何肚腸

之并遍望僚屬各各問心人人踐實毋自甘木石

也令人不解奈何奈何

之類自外血氣之倫可也撫臣朱綱明白練達才

實可用但聰明處甚多而切實處尚少倘果能凜

非尋常聰明人也

遵

聖訓務一誠字則可用而亦可信常德壽原無虧空現好之議論皆出常人之意表蓋從公誠忠得來朕實嘉之已查明再臣前

奏公件官莊二摺現與撫臣朱綱確商妥議再另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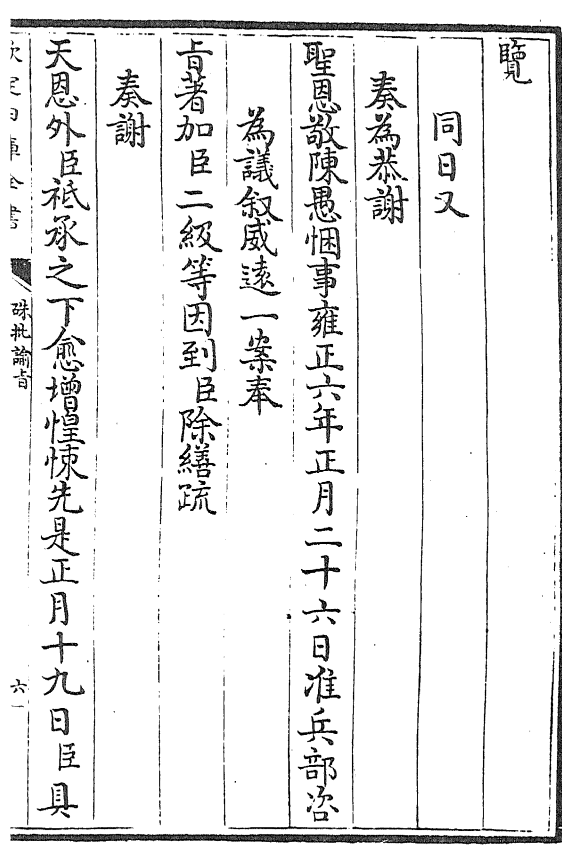
請

旨合併陳明為此繕摺恭謝好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

為議叙威遠一案奉

旨著加臣二級等因到臣除繕疏

奏謝

天恩外臣祗承之下愈增惶悚先是正月十九日臣具

進勦窩泥一摺荷蒙
硃批此等事推諉不得的隨出隨辦一勞永逸之舉不
可少憚煩勞也此等用命將士事畢必題請議敘方
是欽此竊查滇南兇猓原不止威遠新平近接魯魁
哀牢遠連茶山孟養綿亘數千里直抵江外種類
不齊頑悍則一而六茶山尤係久叛之區從無數
年寧帖目前雖無大害日久將為隱憂總因從來
將弁畏其兇餤不敢深入內則莫窺其巢穴外則

不熟其路徑故来不知踪去無由跡以致未事不能防禦於先既事不能追擒於後而封疆大吏智識淺鄙者固不能遠見其瞻顧粉飾者反每多支詞此賊風之所以日肆猖獗而莫知所底止者也

臣受

恩深重無有倫比實不敢辭難並非敢好事雖能與不能限於才力而良心則斷不敢昧請敬陳其概仰

候

聖鑒即如臣所稱孟養地方已令各將冒險突入駐劄

其中遍搜各寨經臣於正月初八日奏

聞在案考之此地與老撾國蟒國緬國等處自元明以來皆設立土司各有專轄盡屬內附至正德初孟養土司刀兵玉勢漸削弱不能安輯羣夷其部酋思任作亂遂畧取孟養由此屠騰衝據潞江正統四年乃遣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征之不克復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以

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
一十二萬直抵上江末及孟養思任已走緬甸王
驥乃許割孟養地賜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
送驥遂奏凱論功當時議者即以孟養宜設流官
不應畀緬甸不數年思任子思機果復據孟養為
亂正統十三年仍命王驥總督軍務率土漢兵一
十三萬討之師踰孟養思機敗竟失所在乃立石
金沙江為界班師而旋亦不於孟養議設流官未

幾思任之子思禄復據孟養自立故貽禍至今并流毒内地終無已時臣每觀明代此等事輙為歎息凡為大臣者不能籌畫萬全設法勦撫動輙提師數萬支餉數省預為張大其事以邀事定功賞乃又旋服旋叛究不能為久長計臣深恥之故每遇邊事訪之衆議僉欲多調官兵多撥糧餉甚至歷舉往事以為規鑒并以危言動臣以示老成愛護之意臣皆不以為然盖

聖明在上原不須顧慮而兵不在多審機為要昔諸葛亮云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又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臣嘗以為至言夫承平之世即偶有蠢動原非敵國對壘者比一旅偏師乗機握要即可制勝並無庸多兵況極盛之時尤當思患預防則力半功倍可謀久遠彼諱言有事以為解事苟且了事以為能事者窺其隱微皆半無忠愛之誠者也臣自受事滇黔見廢弛已久猝難振拔存此心而不㒒

上蒼照察賜佑無是理也每接見僚屬必剴切宣示

聖主推誠布公仁育義正之至意以各動其良心言之

感痛臣每涕流而聞者亦半多泣下故自年餘以來有司漸知奮勉將士亦多能用命然邊疆大概雖幸粗安而求所以謀遠久者臣尚無一可信今

屢荷

聖恩復賞給世襲阿達哈哈番又復加二級捫心自問寢食難安現在孟養攸樂檄欖壩九龍江等處各

將皆已深入臣必欲將六茶山千餘里地盡行查
勘安設營防已囑提臣郝玉麟親往相度臣詳細
輿之密商務期將各巢穴盡行搜遍將各要隘盡
行查明不論江內江外其逼近外國應示羈縻之
地仍著落車里土司以備藩籬凡應安營設汛并
可建立州縣之處一一斟酌妥確以為一勞永逸
好趁此一番振作務為一勞永逸之舉但善後事宜全
之舉庶滇省邊夷可永無後患而臣職稍盡臣心
在文武員弁委用得人若不得其人寧緩事以待必預
稍安除俟郝玉麟查勘回日詳議細陳外謹此繕

備有人方可舉行不然好事亦被釀成妄舉矣料卿委用者不得錯悮也

摺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到郵遞摺匣

一箇內奉
硃諭諭總督鄂爾泰何經文朕記得人尚明白去得少
蒼滑些但係毛文銓之薦亦非大材非朕留意嘗鑒
之人若只此虧空二三千石穀粟人尚可用則人材
難得若可恕從輕審理如人平常更有他欵不可因
朕之旨開除他料卿自然秉公辦理但恐不知朕意
徒令不肖之員漏網因特諭之欽此及雍正六年正
月十四日又接准部咨為特条府官虧空一案奉

旨何經文來京引見時朕觀尚係可用之材這所㕘虧空各項銀兩必有情由著總督鄂爾泰審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等因行知到臣該臣看得何經文辦事明白材實可用而蒼滑二字亦實所不免業蒙

聖鑒洞徹隱微臣無庸再瀆至其虧空各項據查貴西道吳應龍曾向何經文那借銀米在彼時原係暫時通融即期完償適何經文奉臣委勘改站一事數月之中俱奔走在外諸事未暇布置且曾差役

赴楚雇覓船工來黔以備修造渡船并預辦木植釘鐵油麻等件又不無支墊故一經盤查不及彌補在何經文已干條例法所應叅但據此情由猶與不肖侵欺者有間今吳應龍業經還楚何經文現在逐項清交俱有頭緒臣已委黔省兩司會同確訊俟解滇赴審之日臣自當秉公辦理必不肯輕棄幹員亦必不敢包荒不肖也再何經文雖非大材在安順府治民夷頗屬相安而於苗情亦復

諳練倘審訊之後虧空清楚更無他欵懇請
聖恩仍留安順或革職留任庶得駕輕就熟於地方有
裨而何經文血氣猶存非全無心肝者自必感激
奮勉痛改舊習以圖掩蓋前愆努力後效矣相應
據實陳覆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鑄錢日多請增發運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接准户部咨欽奉

上諭江西巡撫布蘭泰奏稱江西所有制錢不敷流通請每歲多撥滇錢一萬貫運至漢口江西省動庫銀一萬兩委員前往漢口交易運回之日照京中制錢搭放之例每滇錢一千作餉銀一兩均匀搭放俾流通交易等語從前鄂爾泰奏請將滇省所鑄錢文除

本省搭放外每年以四萬貫發運楚省川江兩廣等處已經俞允著户部行文鄂爾泰於此四萬貫内以一萬貫運至漢口將起運日期預行知會布蘭泰令其委員接運欽此移咨到臣臣查滇省制錢先經題明每年運發外省四萬貫雍正五年分運過廣東錢二萬貫易銀二萬兩已解交司庫運廣西錢二萬貫所易之銀計日可到今江西撫臣布蘭泰以該省制錢不敷流通

奏請每歲多撥滇錢一萬貫運至漢口該省動庫銀
一萬兩委員前往漢口交易奉
諭旨著臣於四萬貫內以一萬貫運至漢口欽此欽遵
伏念錢法貴於流通錢文宜於多運若於四萬貫
內運發江西一萬則他省運錢僅三萬貫仍不敷
流通臣先因滇省鑄錢日增穀價日賤設法調劑
曾檄令雲南布政司暫動鹽餘公用銀兩照時價
收買市錢陸續搭放兵餉抵出新錢存庫以備發

運外省銷售其中原有贏餘之錢足敷脚價現存新錢三萬五千六百餘貫提標與大理城守營兵餉向係錢文搭放前因大理停局若將省局之錢運至大理搭放往返多費應停其搭錢放給全銀經臣具

題荷蒙

聖恩俞允則搭放兵餉之錢每年計多二萬一千二百餘貫且各爐役每年有額外帶鑄息錢三千七百

餘貫而需益局尚存舊鑄之錢省中又有鹽斤賣獲錢文均須易銀統計每年約可運外省錢十萬貫惟是發運脚價遠者每貫約需銀二錢五六分近者每貫約需二錢三四分以十萬貫計脚價銀近二萬五千兩所以不能全運今除每年運往外省錢四萬貫仍照舊運售外應請將鹽餘銀收買搭放兵餉抵出新錢內動支一萬貫委員運赴漢口交江西撫臣委員接運領銀回滇還項每貫約

需運脚銀二錢六分即於贏餘錢內發給尚餘抵

出新錢二萬一千八百餘貫亦以錢作運脚委員

運往川粤二省易銀現在另疏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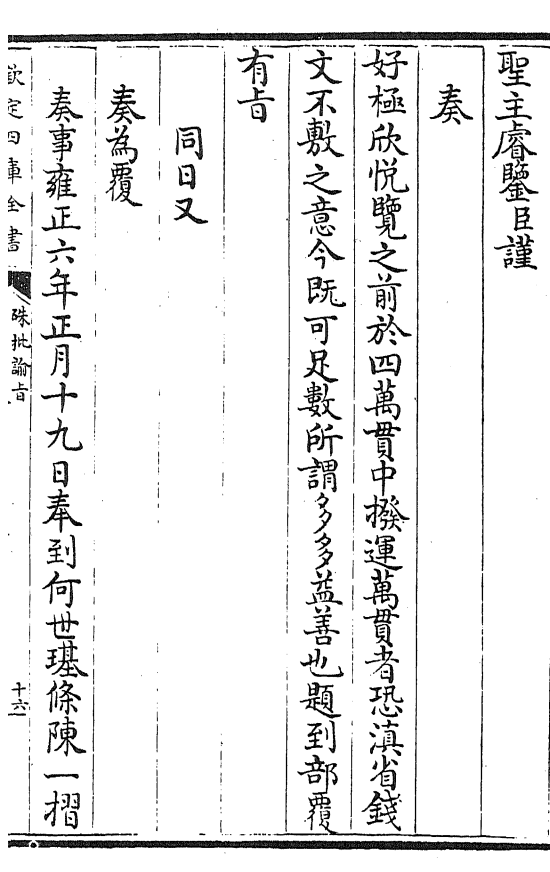
題餘存之錢俟今歲運赴漢口鎮江銅斤易銀回滇

獲有額外息銀可以通那自雍正七年為始每歲

運錢十萬貫前往楚省川粤兩江易銀則滇錢不

致壅滯各省之錢亦敷流通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好極欣悅覽之前於四萬貫中撥運萬貫者恐滇省錢文不敷之意今既可足數所謂多多益善也題到部覆

有旨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何世璂條陳一摺

荷蒙
硃批此係何世璂之奏若應行酌量具題如無益摺奏
以聞欽此臣看何世璂摺內一為正軍田之疆界一
為定苗民之管轄就黔而論均屬可行但其中有
當斟酌變通者有應分別緩急者請敬陳大畧據
稱田土疆界一事臣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攙雜
隔涉窵遠者論田土亦不獨軍田論隅屬亦不獨
楚省論黔省之內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

抵鞭長不及互相推諉難於稽查者所在皆是臣

自奉就近歸併之

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隔府隔州隔縣

通令查勘明確就近改併以歸畫一庶幾錢糧易

於徵輸姦宄無從逃匿於地方極有裨益應俟查

明詳報到日臣再加核酌會疏請

是

旨至苗民管轄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

是極通極當極此朕之本意諄諄誥誡近邊督撫者不

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

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
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
無成心而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槩勸令
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兼恐即無以善後如果相
安在土原無異於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無異於
在土也何世璂此議臣當謹慎酌行自未便具
題請著為例總之邊境吏情非失之姑息即失之決
裂非過於畏葸即過於張皇論勦論撫遂都無是

計其數矣如湖廣永順土司彭肇槐情願改流一事朕
意原不准行正恐恭順安靜之土司相率效尤若一時
不得其人即卒難整理適王柔來京引見備言彭肇槐
不得已之嗔情因無奈加與大恩方准行也然此者不
少卿之論堪與朕意相愜
朕恐其借以掩飾前羞故為勉強之論所以令卿斟酌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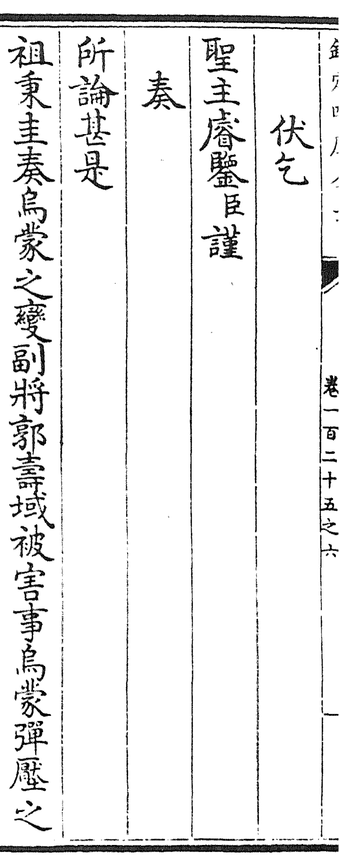
處現在如黎平都匀鎮遠所屬八萬九股等苗臣已趁封印閒時調署臬司張廣泗來滇將一切機宜詳細商諭并行各該屬協營將弁同心協辦聽其調度限以八月內報竣而施秉縣屬苗寨犯撫

這又奇。祖秉圭容奏八萬古州之不可取今又欲如此

臣祖秉圭欲加懲創動兵進勦臣已札覆囑令少

急為懲創朕不解矣。

緩蓋欲靖黎平必以都匀為先聲欲靖鎮遠必以黎平為前導舉重馭輕則施秉不勞而自靖今欲先其小者恐失要領反難就緒矣相應一併陳明



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所論甚是

祖秉圭奏烏蒙之變副將郭壽域被害事烏蒙彈壓之兵為數原少此事卿所辦少覺輕忽但郭壽域舉動甚屬孟浪似此等新定地方朕屢屢有旨不可惜費善後之策得人為要想卿自有調度料理向後須更當慎重

前數摺皆十九日批諭者祖秉圭二十日方奏到此係
續批之諭
雍正六年三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瓜果乾乳餅各種共一匣珍細爐食各種共一
匣九頭柑大中蜜橘共一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摺扣伏讀

硃批朕躬甚安卿好麽新春大禧一切平安如意也欽

此臣跪捧之下歡幸無似是日值臣生日

天恩眷顧備極矜憐臣復何言惟時時自審勉爲承受

地耳及諷恭謝摺

覽御奏謝知道了

硃批臣不敢卒讀不能仰視中孚格豚魚臣即豚魚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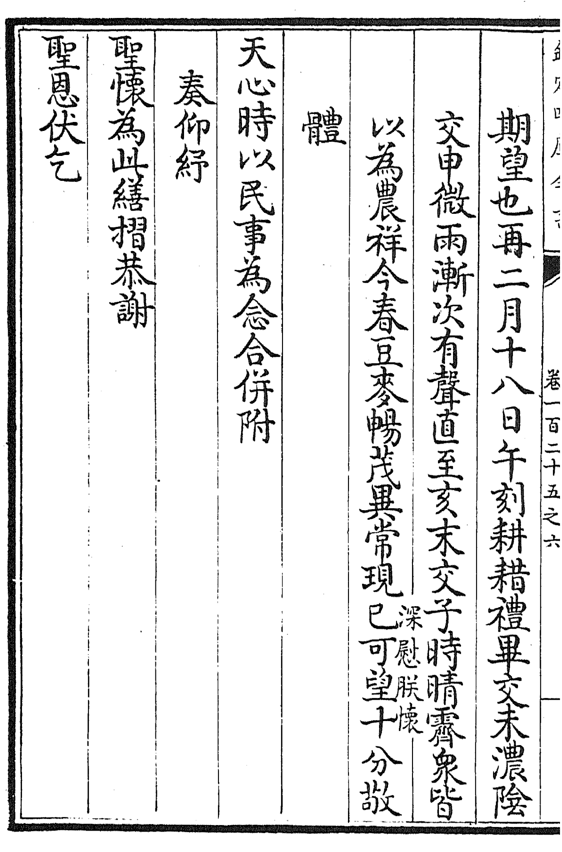
應感泣實無可言說矣至竟有如頑石而不知覺者之

諭臣不勝憤恨至兄弟子孫之

諭臣不勝感痛伏念臣自親聆

聖主至誠之訓凡遇親疎大小皆不敢異視皆望伊為好人伊為完人以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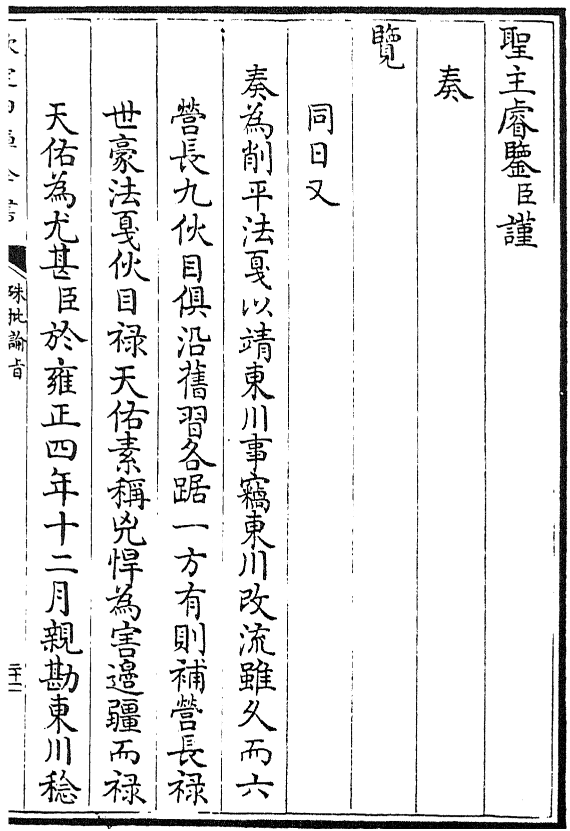
國家之用而耳目所難周知識所未逮誠不能通願亦難遂臣惟應自奮自勵於等等人皆不敢過為







期望也再二月十八日午刻耕耤禮畢交未濃陰
交申微雨漸次有聲直至亥末交子時晴霽衆皆
以為農祥今春豆麥暢茂異常現已可望十分敬
深慰朕懷
體
天心時以民事為念合併附
奏仰紓
聖懷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削平法戛以靖東川事竊東川改流雖久而六營長九伙目俱沿舊習各踞一方有則補營長祿世豪法戛伙目祿天佑素稱兇悍為害邊疆而祿天佑為尤甚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親勘東川稔

知其惡其時以該郡新附滇省又以地近烏蒙正在興師若急為驅除轉恐增其羽翼隨經密諭知府黃士傑令察其動靜相機徐圖查禄天佑於康熙四十七年擅殺東川營官兵及調兵追擒公然拒捕經久不獲文武各官捏報身死立案仍准伊妻沙氏出名看管法戛地方其地在萬山深處到處險峻巢穴甚多縱令土目肆行剽掠禄天佑陰為驅使沙氏陽出號令夫妻各據一寨互相犄角

内擾東川外侵武定尋甸禄勸交受摧殘後見烏蒙改流陰蓄逆謀暗造鎗弩欲為土府復仇屢經招致明肆違抗一載以來惡跡畢露伊所任用兇目沙世鳳禄三斤狡地阿苦阿固沙處沙得卡超五科等種種不法俱經知府黄士傑并武定營叅將魏翥國節次擒獲審訊各供得以備悉禄賊結寨連營據險負固一切情形稟報到臣臣於雍正五年十二月令武定營叅將魏翥國守備王先等

帶領官兵協同東川營叅將楊國華等會合擒勦分作四路一由武定府禄勸州之他頗等處進扼其右直抵法戞之多顆落地方以擣禄天佑之賊巢一由東川府之小江等處進控其左直抵法戞之花椒園地方以攻伊妻沙氏之賊巢一由普渡河等處進據其前扶其藩籬撤其屏障此可破賊巢之門戶一由五龍汛等處進堵其後使多顆落之消息莫通花椒園之聲勢俱絶此可斷賊巢之

應援乃禄賊則姦殺百出兇燄四張要截運道壘塞險闢山懸擂石草伏弩機路埋地弓井下毒藥嘯聚羣兇顯然拒敵彼時押運先行弁兵行至小五龍地方有法戛兇賊潛匿雪山脚下殺傷官兵一名土兵亦被殺傷楊國華帶領官兵行至安機卡亦被賊妻沙氏擁衆截阻禄賊顯立白旗為號沙氏率領羣賊遍踞各寨糧道不通公文阻滯臣又發本標援勦左協官兵三百名著守備席嘉旺

齎持令箭星赴軍前趲運督軍聽魏翥國調度并
發大礮二位隨營續據魏翥國奮勇前進直入老
烏老地方攻開普頁羣賊把守各隘兇鋒甚銳而
守備王先亦衝鋒前進直抵老烏老嶺下結營住
劄山頂山脚分兵攻打兇賊被鎗礮打死及刀箭
傷死者甚衆隨攻破老烏老險關時有曾得村夷
民喊叫投順并小五龍八寨施寬番界等夷接踵
投誠各繳軍器隨悉行安插又據楊國華禀稱賊

妻沙氏母子差猓二名情願擒獻祿天佑贖罪既
又詐稱祿天佑自殺臣固知其為緩兵狡計復飭
該將務生擒祿賊夫婦不得聽信姦謀楊國華始
攻克舍可地方旋又攻克石城魏翥國與王先直
抵祿天佑賊巢多顆落地方賊衆逃散復進攻沙
氏賊巢花椒園地方賊復逃散及再追踪前往則
壘石柵木堵塞堅固隨用大礮攻打賊皆被傷奔
潰於是會合守備席嘉旺追至歹基箐協力齊進

大敗賊衆復追至九龍箐會合楊國華協力攻打其勢陡如削壁直深萬丈復大敗賊衆又追至龍鬚厰遂生擒賊之幼子奶公頭目并賊衆等二百二十餘人及盔甲鎗刀牛羊米穀等賊衆死傷者無算續據魏翥國詳稱正月二十八日賊妻沙氏因官兵搜箐失足隨崖渾身跌傷不能動履擡至半山氣絶擡至行營喚齊所獲男婦識認俱稱的係沙氏該將隨令梟首解省號令又據魏翥國詳

稱於二月初一日更盡時候祿天佑逃至起得村
隨經塘兵土練協同擒獲將囚籠押解來省各等
情到臣臣看得祿天佑爲兇目之渠魁實邊疆之
蠧賊夫妻主僕黨惡一門營長伙頭分侵四境今
天佑被擒沙氏梟首幼子惡目等俱陸續拏獲仍
有長子阿本次子阿第及餘黨尚在潛逃猶恐根
株未盡已嚴飭文武各員先將賊巢要隘之地詳
勘確查安防設汛巢穴既空潛藏無所則一二狡

賊諒難漏網現在將禄天佑等發司審供俟詳到

具

題外至則補營長禄世豪前已飭令知府黄士傑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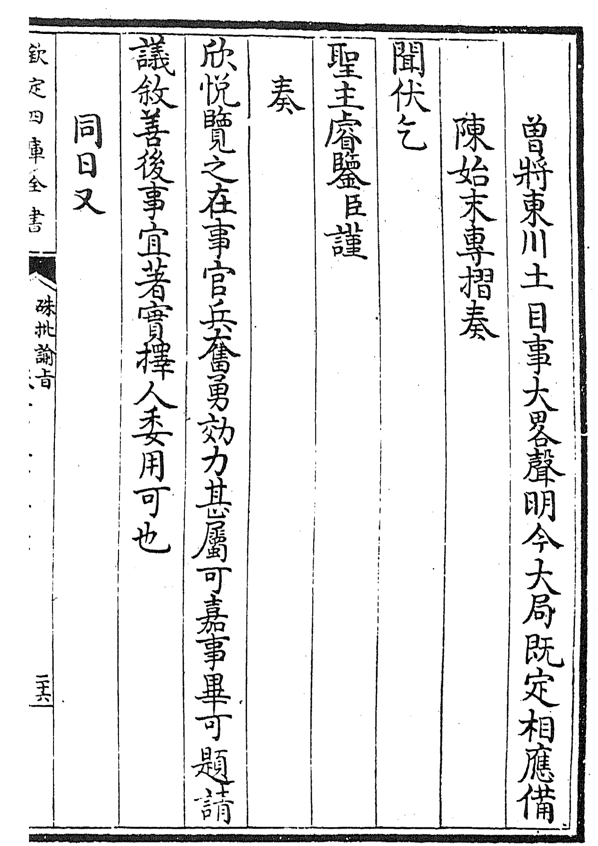
擒解司審供擬招在案禄世豪既經就縛禄天佑

又復被因二兇既除一郡皆請其餘營長伙目俱

可漸次整理大者安設弁員小者更易鄉保庶東

川地方不負改土之虚名而邊方百姓咸沾歸流

之實惠矣臣於正月初八日具有窩泥既請一摺



曾將東川土目事大畧聲明今大局既定相應備
陳始末專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在事官兵奮勇効力甚屬可嘉事畢可題請
議敘善後事宜著實擇人委用可也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事竊有烏蒙案犯祿永孝原係米貼惡目因伊胞弟祿永忠係四川馬湖府屬磨坡長官司及永忠病故伊妻陸氏招贅祿永孝謀襲磨坡司仍占住米貼地方踞有兩處巢穴肆其憑陵擾害邊境前拒敵官兵一案經臣審訊將祿永孝磨坡司

題請革職招擬斬決而陸氏係案內要犯斷難輕縱曾屢經拘提頑抗如故開印以後據援勦右協副

將郭壽域左協遊擊張寉署烏蒙府事耿覲謨等聯銜稟稱陸氏抗不服拘非帶兵往提難以捕緝
臣因飭副將郭壽域帶兵前往設法擒解隨據郭壽域於二月初一日率領千總譚盛元把總張士俊等帶兵三百名親赴米貼相機擒拏續據稟稱沿途所至夷民安靖毫無驚懼等語至初五日抵米貼陸氏狡計差人於三十里外迎接及官兵一到陸氏先逃於是劄營米貼次日遍搜各箐至晚

探知陸氏已過金沙江上岦該將並不審度形勢
酌量多寡當遣把總張士俊帶兵分布江口把守
又遣千總譚盛元等帶兵過江追擒以三百之兵
僅留兵五十名自衛而又毫無警防於是土夷生
心夥連川夷遂於二月十二日乘夜劫營先搶去
馬匹器械隨圍殺官兵副將郭壽域被箭殞命五
十名兵脫免回烏報信者僅廿正位等十餘人聞
江外兵丁亦多被害隨據遊擊張寉署烏蒙府耿

覲謨等聯銜通報而威寧鎮臣孫士魁先於二月
十六日就近聞報隨遣本標遊擊顏文選帶兵三
百名星往應援又請發黔省各營官兵九百名土
兵一千名於本月二十日同報到臣臣一面調黔
省官土兵付孫士魁調度一面發本標左協兵五
百名曲尋鎮兵四百名著參將哈元生星往應援
令先將烏蒙府并魯甸大關等要地布置妥當然
後進勦隨據鎮臣孫士魁及附近各文武等先後

報稱查係陸氏過江勾通川省沙馬司及建昌巴布猓玀二千餘人動手劫營又糾合凉山一帶各賊四路把守要口等情到臣適鶴麗鎮臣張耀祖因公在省請往親勦臣念米貼地方緊連凉山沙馬等處事屬隔省非歷練老成而又有機謀之大員不足以調度隨添撥督標兵五百名委張耀祖前往并總統全師業於三月初二日自省起程其千總譚盛元自二月初七日領兵過江搜箐殺賊

闕譚盛元回到烏蒙同衆兵大罵耿覲謨聲言郭壽域
直追至鐵桶寨相持數日賊多死傷及十二日大
營被刦賊勢猖獗四面圍攻譚盛元帶領兵丁潰
之陷皆伊等害之之語其中情節所當詳察者
圍而出沿途遇敵日每數次至二十日間道由金
沙厰渡江於二十三日抵烏蒙回營収合餘兵計
郭壽域所帶三百名兵其留在營盤及把總張士
俊等帶領守江者共一百一十二名被害千總譚
盛元所帶回營及先回者共一百八十八名等因
各據報到臣臣看得逆賊陸氏夫婦兇惡貫盈内

恃米貼外倚磨坡素與沙馬土官司启崗爲姦勾通巴布猓玀夥結涼山兇賊蠶食邊地實無寧日臣前請於米貼設知縣一員守備一員駐兵二百名涼山設遊擊一員駐兵三百名固以其界連川省原屬要害祿永孝已經監禁陸氏一女犯自不難設法誘擒乃副將郭壽域深入賊巢視如內地竟空隊渡江獨守米貼處孤軍之中無不虞之備致倉卒變生延及軍士禍由自取無足矜憐至於

朕前見各處奏報恐烏蒙全處變動甚爲厪念今覽此奏方少慰但聞其巢穴甚屬險峻派往官兵不可迫令進取相機度勢而行可也

朕原屢次有諭新定地方善後為要善後之策得人為

臣遣委不當籌慮不周並不能預為指示以計萬

主郭壽域朕未見其人想必一敢勇武夫如何委用如

全坐致踈虞不勝惶愧除已調滇黔官兵并移知

此要任大不是了

川省督提諸臣及照會建昌鎮星速會勦俟備悉

情形會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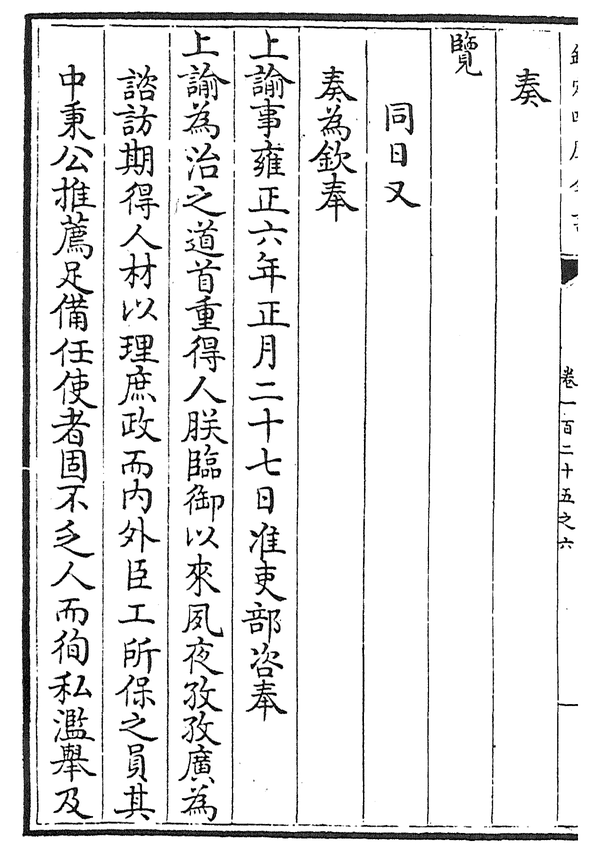
題報並請議處外合先繕摺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訓示并

有旨著卿節制調遣矣

敕諭川省諸臣同心協勦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奉

上諭為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為

諮訪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内外臣工所保之員其

中秉公推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及

苟且塞責者亦復不少今特諭内外諸臣等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叅領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人滿洲官員則保舉滿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人官員則保舉漢人文職官員亦許保舉武職武職官員亦許保舉文職欽此欽遵部咨到臣竊臣係滿洲鑲藍旗人應遵

旨保舉滿洲官員但臣祊龔佐領繼充侍衛後調内務

府員外郎人微性拙原少知交即或親友中間有

才具可備

國家之用業蒙

聖恩拔置大吏不在應保之列況外任五年文武旗員

皆未能熟悉既不敢濫行舉薦又何敢苟且塞責

相應具摺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若有所知之人亦不待朕之詢問此奏甚是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定子史精華全部并乳餅一匣酥食一匣藕粉六包

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除經繕本恭謝

賜書外敬啟摺扣所有

奏謝律歷淵源一摺荷蒙

硃批欣悅覽之朕所喜者滇黔兩省新創之事甚多初定地方籌畫之處頗繁想必案卷如山料卿必竭蹷勉強辦理今覽此奏尚能留心於律歷之書則精神

力量必有餘也朕實神情皆為之怡慰欣喜之懷筆不能諭雖然留之一字甚切要珍重之欽此臣跪誦之餘始而抃舞繼以感泣念臣身受

硃知無有倫比若於地方一切事件有不竭蹷辦理留精神何用留力量何為是勉強處即是安帖處況朕亦如是但只覺安帖而不知勉强

誠之一字親承

寶訓一時一事皆當凜體若接奉

御書而并不寓目經心供奉高閣是虛負

聖賜誠於何通故以臣愚陋雖不能深解必周復玩繹敬求大旨以返諸身心原非敢留心文字或有妨政務也至於留之一字臣當欽遵珍重宋邵雍解留春能安樂亦只是騰那法术以静而杇樞以動而堅形質之勞逸原無所關礙惟能寡慾閑邪自克身安心泰仰荷

殊恩愛臣諄篤憐臣切至即竭百年之力亦不能報效涓埃臣知自重臣當自强斷不敢以有用之精神

加量用於無用或致疾病残廢以上負我
慈父也言之淚下不禁瑣陳敬繕摺扣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朕欣悅覽之所論極通但嘗此滋味者不多得也
同日又
奏為背兇就擒外域效命事竊荼山一案臣於正月

初八日具有嵩泥既靖一摺荷蒙
硃批凡卿所辦之事朕實至無一言可諭矣在廷諸臣
皆與觀之人人心悅誠服賀朕之福慶國家得人朕
亦惟以手加額感
上蒼
聖祖賜朕之賢良輔佐耳卿如此居心行事不但得卿一
人之力勸勉屬員得通省文武官員之力且凡見聞
臣工實亦莫不奮勵國家得力處多矣大臣習尚一

整我朝之福洵不可限量卿功實大凡封疆大臣能保全名祿者即為上上人物矣不但孰能如此且亦孰肯如此此人情分明眼前者

天

祖自然照察朕慶悅之懷實難筆諭勉之一字朕皆不忍書矣嘉之一字實亦有負卿之心也特諭欽此臣跪誦之下悚仄無似念臣凡所辦之事一皆仰承

聖訓凜體欽遵能不能限於才肯不肯視乎心才有不

能應邀

鑒原心有不肯何殊欺罔臣每以此自儆即以此勸屬

近日文武各員多有以不能濟事不能圖功為恥

者此我

聖主至仁之所化至誠之所通固血氣之具存亦羞惡

之克充也臣受

恩深重無能報稱所可以自信者只此一心不但無功

亦何功可言伏讀勉之一字皆不忍書嘉之一字

亦有負卿之心之

諭感痛由衷無以自解彼思隨習尚保名祿自以為得計者豈獨不能為

國實并不能自為殊可怪嘆亦殊可憐憫臣願與天下封疆大吏并內外大小臣工各相勸勉共慎之

凜之至茶山叛逆原起於版目刀正彥查刀正彥倚恃江外橫行邊境號令羣賊刦害商民始欲計圖宣慰後致殺傷官兵總因逼近外域素通諸夷

故積惡頻年無敢過問若此賊不除車里終難控
制經臣於窩泥既靖後隨嚴飭軍前務期擒獲并
令檄知蟒子老撾等國及孟艮卞高花臉諸外域
凡接界地方不得縱令逃遁適據總兵官孫宏本
等報稱守備張秉毅等訪得刀正彥家口逃匿稿
緬山內離九龍江八十里隨差漢土兵潛往擒獲
正彥之妾并妾所生女二口使女二口小使一名
并金銀器物等件隨沿看守行營嚴訊刀正彥踪

跡俱供不知等語及提臣郝玉麟親到軍前復嚴飭捕緝查勘六茶山各地方直抵九龍江橄欖壩等處沿途犒賞兵民導揚

郝玉麟前奏只帶弁兵二百餘人行走踏勘甚屬輕率朕已批諭矣向後凡大員巡查新定地方務以持重為要可諭令屬員知之

聖德宣示

天威派令署景蒙營叅將祝希堯及千把等分布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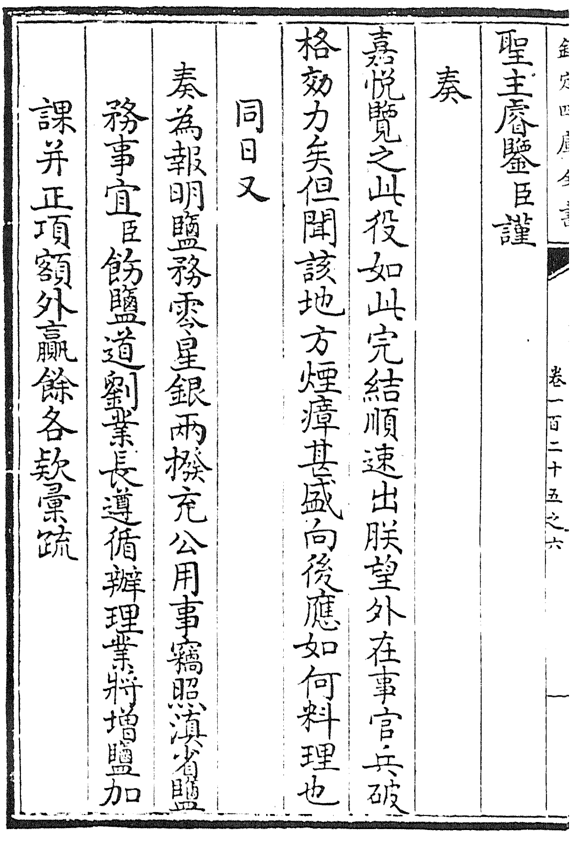
國要隘協力嚴緝諸外國皆遵奉惟謹并據呈覆

有但遇刀正彥及諸犯即當擒獻不敢縱匿等語

以致刀正彥無路可遁無黨可援復回內地之猛

腊地方潛避於是各將弁探知的確密會剋期四
面圍捕三月二十一日據孫宏本等報稱千總陳
安邦等於三月初四日已生擒刀正彦并伊子二
名義子一名隨從五名共九人著祝希堯押解行
營等因到臣 臣查醜類黨羽俱經孫宏本張應宗
邱名揚等節次擒獲搜捕殆盡除已經梟示及分
別安插外現將八十餘犯解省發審首惡既擒羣
夷向順而刀正彦所轄各地方延袤數千里江內

六茶山地方如倚邦攸樂之屬以及孟養九龍江橄欖壩等處俱屬要地延袤千有餘里險峻處固多肥饒處亦不少且產茶之外鹽井廠務皆可整理秉此劃定界限建立城垣安設文武既可固邊疆之藩籬并可成遐荒之樂土其一切布置俟郝王麟查勘回省臣與面商妥議具疏請旨外所有擒獲刀正彥緣由合先奏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嘉悅覽之此役如此完結順速出朕望外在事官兵破格效力矣但聞該地方煙瘴甚盛向後應如何料理也

同日又

奏為報明鹽務零星銀兩撥充公用事竊照滇省鹽務事宜臣飭鹽道劉業長遵循辦理業將增鹽加課并正項額外贏餘各款彙疏

題報在案但鹽務内尚有零星節省閏月公費以及
積餘秤頭并撥銷鋸削等項仍有溢出羨餘亦應
查核前據劉業長詳稱自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到任起至五年十二月終止所有前項溢出羨餘
彚存銀一萬一百九十五兩零現貯道庫此項銀
兩雖非每年必有之項然既有羨餘絲毫何敢隱
匿詳請留為公用等情臣查現在進藏案内需用
各項銀兩俱須隨軍押解支放所委府州縣等官

置辦行裝幫給盤費各項并押解糧餉支放文武
官備帶番夷賞號俱未便作正開銷而又別無捐
款原擬於備公銀內動發而本年分備公銀兩尚
未徵解　臣因與撫　臣朱綱面商飭令劉業長將此
溢出銀兩解交司庫先放給押運官賞銀盤費并
買備賞號什物訖所有劉業長報出羨餘酌充公
用緣由相應奏
聞再此項溢出銀兩雖未便定數然係每年必有之項

鹽道衙門原有額給養廉銀五千兩即此報出一萬兩外仍有數千兩餘剩臣未敢苛算俾劉業長得以寬裕料理合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聞得劉業長甚好果然否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鄂爾泰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頒賜臣
皇輿圖十卷
御製磁器一箱共二十件哈密瓜乾香瓜乾共一匣乳
餅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竊念臣叨荷

殊知無可比擬感頌之詞莫能出口伏讀不念及卿尚
當念及何人之
諭淚下如雨不能仰視此即凡有血氣者皆應聞之激
切況臣天性具在將何以自處公忠誠純之
訓惟當鏤骨銘心此生此世誓不負我
覽卿奏謝矣
慈父也再接　臣兄鄂臨泰家信知　臣胞姪鄂昌蒙
廣衆之人尚賴卿代朕鼓舞教導以培養人材況卿弟
恩特授戶部主事臣家一門兄弟子女均邀
兄子姪豈有不加意訓誨令竭誠報朕之理朕原求得
異數不獨　臣等竭力致身實難仰報萬一即　臣之祖宗

人而用非私卿親戚有所偏向也設如用而不是者必
父母九泉有知亦當圖報於生生世世矣緣例不
係不聽卿訓導之子姪負朕恩用之下流亦必倍加懲
具本謹此附摺恭謝
治也總之朕用人惟一大公遇大臣之子姪每多喜用
聖恩伏乞
者皆此意也卿可知之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報明分兵進剿米貼情形事雍正六年四月十

八日齎回臣前摺內欽奉
硃諭祖秉圭奏烏蒙之變副將郭壽域被害事烏蒙彈
壓之兵為數原少此事卿所辦少覺輕忽但郭壽域
舉動甚屬孟浪似此等新定地方朕屢屢有旨不可
惜費善後之策得人為要想卿自有調度料理向後
須更當慎重前數摺皆十九日批諭者祖秉圭二十
日方奏到此係續批之諭欽此竊米貼逆賊謀害官
兵臣調遣總兵官張耀祖等領兵前往烏蒙會同

進勑隨經具揩

奏明并具疏

題報在案前自烏蒙平定以後臣酌留官兵於烏蒙府魯甸大關鹽井渡八仙海等處駐劄彈壓一年以來夷民安堵并無蠢動念米貼地方逼處金沙江接連凉山巳補一帶川夷故令副將郭壽域秉提質陸氏之便親往查勘意謂郭壽域屢經出師著有勞績自諳軍務䄂不料其毫無機謀并無防

備反中賊人之計以致殞命損兵在郭壽域之孟
浪實由於臣之輕忽未聞報至今惶愧憤恨寢食
難安惟當凜遵
聖訓諸凡慎重料理以圖寧謐並無可以自解也四月
初二日據張耀祖等報稱滇黔官兵到烏會集相
度情形應作三路分兵會勦中路官兵於三月二
十四日同右路之兵自烏蒙起程至大關分路由
羊泥至耶魚庫與左路之兵會合左路自烏起程

由洒魚河至耶魚庫與中路之兵會合張耀祖帶
領左路官兵先令守備王五采等於三月二十二
日前往開路耀祖於二十五日起程前進調遣各
路官兵俱於米貼合攻井底𡋀直擣賊巢右路由
大關豆沙壩正溪門坎山直抄井底𡋀之後道路
險遠派叅將哈元生統領官兵於三月二十四日
起程進剿并設援兵及沿途安臺護糧之兵俾聲
勢聯絡以便長驅直入威寧鎮總兵孫士魁帶領

官兵駐劄烏蒙兼安左路進兵臺站遊擊張寉等
帶兵分駐抵補等處防禦等情四月初八日據總
兵孫士魁報稱三月二十七日有烏蒙頭人切黑
蘇家之子名皮歪赴營首報米貼猓賊白駒格沮
之家人逃在他家隨令擒解訊供陸氏與立之戸
吞都在井底坒商議急則往拖趺白達坒去米貼
賊約有二千餘人四月十一日又據張耀祖報稱
統兵由左路前進隨遣守備王五采等帶領官兵

為前鋒先奪險要關口本職帶領官兵策應進勦沿途皆有夷賊哨探守險官兵奮勇疾驅追趕夷賊驟不及備險要處所皆為我兵占踞三月二十八日至地名黑鐵關山梁上劄營離米貼三十餘里於下營之後遥見米貼寨上放火將房屋燒燬據廵哨兵丁拏獲米貼苗民三名到營訊及陸氏云已奔往井底去又云有夷兵在大關來路各處堵禦官兵這一條路米貼以為險峻難行料官兵

不能前來是以未曾堵禦等語令隨行之烏蒙漢

把楊壽長前往各寨傳諭招撫又令你不期羊呢

二家差夷人二名前往大關米貼暗行打探於二

十九日漢把楊壽長帶到苗民寨頭一十三名懇

請給示安住隨於三十日起身前過耶魚庫關口

劄營哨探張耀祖亦於三十日至黑鐵關山梁劄

營至寸金關離米貼十里賊衆把守甚力官兵直

上攻打賊衆棄關退守巴上擂石臺官兵直追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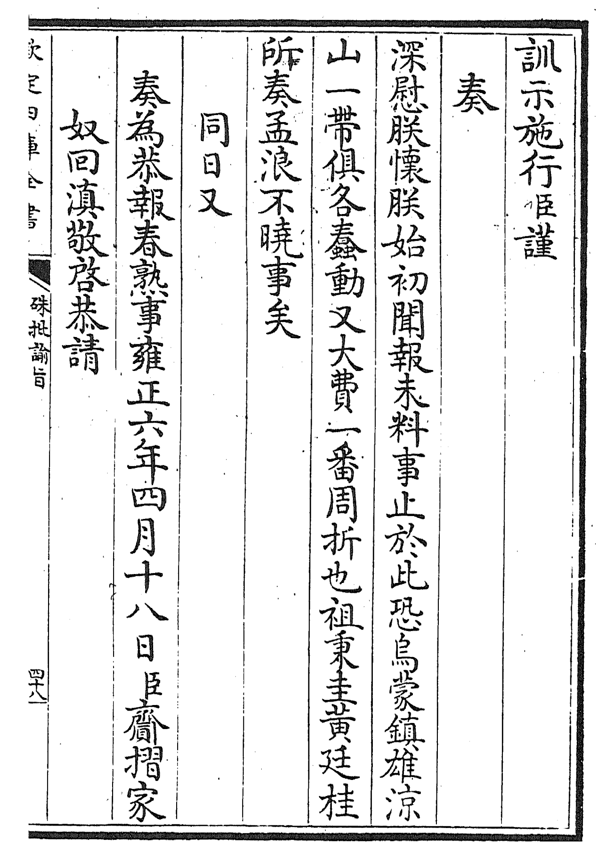
米貼四月初一日俱至米貼劄營賊已逃去房屋
俱燒燬隨差人搜箐捉獲婦人二口訊供陸氏同
賊首立之户呑逃往井底𡋯帶有賊兵數千沿途
守險等語中路遊擊卜萬年康世顯帶領官兵亦
於初一日到米貼會同劄營擒獲逆賊阿毋雞之
弟水牛阿格水牛幾幾二名該遊擊等將水牛阿
格斬首懸示嚴訊水牛幾幾追問賊踪據稱逃往
井底𡋯聚衆數千是實與前婦女所供無異俟分

遣官兵躧探路徑另行搗巢擒勦等情四月十三
四兩日又據該鎮報稱初二日晚差人搜箐擒獲
土人一名訊得陸氏同賊首立之戶吞逃往井底
欲奔坣上而坣上猓賊俱說你們犯下的罪來連
累我們堅拒不容上坣遂踞住巴上擂石臺本職
因遣兵從後山攀藤附葛而上鎗礮齊施殺傷夷
賊六十二名墮江死者不知其數餘賊棄關滚箐
而逃即於初三日遣前鋒守備馬似龍王五采帶

漢土夷兵由正路飛攻井底遣遊擊卜萬年康世顯領漢土官兵由偏路飛攻井底四月初八日酉刻據報右路叅將哈元生中左路遊擊卜萬年康世顯守備馬似龍王五采等率中左右三路之兵會合於四月初七日一日一日連破三𡶶官兵奮勇於酉時直搗門坎𡶶賊巢夷賊首尾不能兼顧賊衆潰散聞陸氏同賊首人等藏匿𡶶上寨子内官兵重重圍困諒立可擒拏各縁由到臣據此俱經檄

飭務將逆賊悉行勦滅毋得少有姑息即逃竄山箐賊黨亦細加搜擒以盡根株毋貽後患去訖竊念烏蒙建昌之交金沙江內外夷猓盤踞不聽約束為害地方已久聞建昌鎮離城二十里即係野夷時擄掠至近地兵丁無敢遠出樵採者而米貼陸氏占奪江外圭寨川土司亦不敢過問今即平靖米貼安設官兵若由江外直達建昌一路川省並無營汛俾聲勢可通漸次化導恐此猓終難服

制此地終難寧帖臣不自揣已據愚見札商建昌
鎮臣趙儒囑令覆信以便再商川督撫提諸臣酌
議可否至米貼地方係烏蒙之一隅陸氏謀逆各
甚是可與岳鍾琪詳悉商酌料理奏聞
處並無附從原俱安静合併陳明除俟擒獲兇首
勦盡黨羽另行
奏報外合將破㘴殺賊情形先行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奏

深慰朕懐朕始初聞報未料事止於此恐烏蒙鎮雄涼山一帶俱各蠢動又大費一番周折也祖秉圭黄廷桂所奏孟浪不曉事矣

同日又

奏為恭報春熟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膺揩家奴回滇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精神愈覺健旺實啓

天地神明

聖祖君父慈恩錫佑之所致直隷入春以來雨澤甚屬均調直省奏報皆然但未敢料其向後若何也卿好麽

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懽忭不勝感悚仰惟我

皇上以上聖之睿知本至誠之明通日理萬幾原只物來順應精神愈覺健旺必莊敬之所以日强也而

勤念民依時廑宵旰伏讀未敢料三字心動神依
不復能出一語
天地申佑應忻付託
聖祖垂慈應深憐痛 臣念及此頓忌忌諱慚惶奮勉惟當
有何可忌諱朕所賴者實
天地
終身以之更無可言至滇省各屬去冬瑞雪盈尺
聖祖之慈佑即一飲一食一言一行亦不敢存已能之念
方春風日晴和 臣偶郊行遠望豆麥青黃如繡詢
實皆默賜之所致朕向在藩邸即存此念左右之人所
之父老皆謂豐徵隨檄行藩司飭查通省收成分
共知者凡百只仰賴
數去後今據雲南布政使張允隨詳稱行據雲南

天地神明乃為人之第一良策
等二十府昆明等五十六州縣并東川烏蒙鎮雄
鎮沅宣威恩樂等府州縣咸稱所屬地方田地高
低不一今年豆麥收成均有十分九分兼且豆粒
大而麥穗長較之往年實為加倍此皆仰賴
欣悅之甚以手加額覽之得卿如此總督地方必蒙
皇上誠敬積中仁恩遠庇感名
上天鑒察賜佑朕可力保此理之常無可奇者近因用田
天和之所致也除黔省收成分數俟詳到另報外所有滇
文鏡為河東總督有旨諭部發鈔時卿自得知諭中甚
省春熟分數合先
詳愈期共勉之
奏報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實慰朕懷

同日又

奏為備陳古州等處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附陳邊境夷情一條內荷蒙

硃批這又奇祖秉圭密奏八萬古州之不可取今又欲

如此急為懲創朕不解矣欽此伏讀

諭旨臣再四思維查得黎平屬之八萬古州有裏外之別亦有生熟之分而鎮遠屬之九股生苗與都匀屬之雜種苗俱攙雜三屬之内地阻截道路來往不通即文武官軍亦皆遶道遠行不得走直路以故聲化難暨抄擄横行此現在腹裏之患並非盤踞界外自相雄長者比也但其中良頑不一强懦各異在良懦之苗夷素爲强頑所逼脅而無人招撫雖欲内嚮而不能臣既悉此情節故秉謬沖既

請知羣苗皆已震動隨令張廣泗等輕騎直入相機化導而裏古州一帶相率接待踴躍歸誠據張廣泗報到臣復批令暫不必科糧亦不必編户須將鎮遠都匀各處生苗盡行招撫然後酌議設官安兵漸次料理以為一勞永逸之圖是時何世璂極力賛成并差遊擊治大雄帶備犒賞前往協辦曽札致臣有此係黔省大計尤非餘事可比務當力圖等語蓋緣古州各地方田土肥饒民多殷實

雖性近獷悍而風俗直朴易於治理且九股苗界之清水江平瀠寛濶向可通舟由清水江而上可直抵黄平州之重安江由重安江而上另有小河可通平越府之黄絲驛由黄絲驛至貴陽省城則不過百餘里由清水江而下可通湖廣之黔陽縣直抵辰州常德兩府又清水江旁支另有溪河一道少加開浚亦可通廣西其間桐油白蠟棉花并毛竹桅木等項出産甚多若能將生苗招撫安設

營汛俾無阻擾使楚粵遠近商客得以上下貿易
諸貨流通就黔省而論裕課便民更無有出於此
者此臣以為八萬古州之必應取即官民紳士亦
無不以為必應取而引領翹望者也及臣調張廣
泗來滇面示事宜并密檄附近各員許聽調度張
廣泗回黔祖秉圭知臣決意招撫遂揚言於衆以
為此事斷不可且不必行我自有主意在屬員雖
不免觀望然猶暗地奉行現據禀稱黎平生苗有

高漊八妹等寨鎮遠生苗有南高等寨都勻生苗
有丹行等寨共計四千一百二十餘户皆聞風輸
誠并出具木刻因撫臣力言不可尚未敢具報即
鎮遠等處前已具報之生苗就撫認糧情由亦俱
行駁詰再常德壽赴京過黔祖秉圭亦曾面言古
州此舉不必多事需兵費餉終成後累我已密摺
奏
聞等語常德壽抵鎮遠札寄到滇囑臣斟酌竊惟同寅

協恭之義人臣所當深思凡與共事皆屬一體祖
秉圭如有知聞亦應一札相商以定可否在臣並
非謬執己見不聽規勸之人但知錯悞即當改悔
斷不敢怙過亦祖秉圭所素知乃並未商問一語
容
奏古州之不可取在祖秉圭自有所見臣殊不解伊
有何所見不過言錢糧與利耳
向所見而云然也至於施秉苗犯原係熟苗臣前
大可笑之論朕之批諭尚未繳還伊必親身帶來俟交
進時隨便發來卿看可發笑
於長寨案內曾條陳鵰擒之法奉

旨俞允通行遵照在案鎮遠副將張禹謨訪確賊蹤帶
兵速往擒獲正賊一名并招撫數寨苗民旬日而
此事曾將張禹謨叅奏其派兵二千名令擒賊苗之處
返祖秉圭責其先不應動兵既動兵即應全擒嚴
亦奏過朕皆嚴飭其非伊繳還時亦發來卿看更知朕
飭其不職勒限一月務須盡獲如違糾叅等語并
用人行政之道矣
移咨會飭到臣及張禹謨赴省面稟情節又欲給
兵二千名令伊擒勦商之提臣楊天縱楊天縱札
詢到臣因臣謂應少緩隨復中止此今年正月間
元年時偶一引見至今面貌皆想不
事也臣看得廣西巡撫署貴州撫臣祖秉圭辦事

起總不知其為人似此不識認聽與論用者甚多只
精明亦甚沉細才具實可用但有巧於自為處有一
至巡撫即不能隱其醜態也所以輕於去取者乃不得
不肯擔任處若關係考成事件皆能留心倍常振
已之苦衷惟
作如事無關考成或恐有後累則俱不肯為即如
上天
安順一帶化誨生苗一件伊皆不以為然意此皆
聖祖鑒察耳
臣與楊天縱多事之舉為公為私臣實不敢深信
相應據實備陳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奏

祖秉圭到黔數次奏對朕即覺其立志不是先有旨令來陛見後恰遇伊丁憂想不宜邊省撫任已另用人矣此人朕不識認因歷任多言其好至兩司即命奏摺見其奏對勇敢人甚聰明黔撫員缺因不得人所以擢用巡撫之命一下翻然不似前人矣大奇人之福分力量確有定限絲毫不可勉強從前實未留心今六年覲之實令人毛骨聳然如祖秉圭此是何心蓋緣福量不能

承受耳如此等者不可枚舉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准兵部咨雲南鶴麗鎮

總兵官張耀祖奏前任鎮臣侵蝕

國帑遺累兵丁一摺奉

旨張耀祖將趙坤侵蝕銀兩據實陳奏不徇情面可嘉

著交部議敘趙坤於領兵進藏之時指兵丁借餉之

名侵蝕入己又將正項錢糧私自那用以致貽累營伍趙坤殊玷大臣之體及奉恩詔豁免兵借餉銀之時鄂爾泰未經察出亦屬疎忽趙坤名下應追銀九千四百四十六兩著照數追出交與鄂爾泰其應還庫者即行還庫應賞給出征兵丁者即行賞給倘進藏武弁内再有如趙坤之借名侵蝕錢糧者著鄂爾泰查出奏聞著追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查原參趙坤借兵丁馬匹等項名色冒支銀兩揑

作兵借混請豁免又私自挪用找支錢糧雖俱雍
正二年奏銷之事臣到任後未曾察出疎忽之咎
實所難辭但上年九月鶴麗鎮總兵張耀祖到省
見臣曾云奉文行追鶴劍駐藏各兵長支銀七千
八十四兩零請予免扣將閒款撥補臣以長支銀
兩乃應追之項無論並無閒款可以撥補即有閒
款皆為公項亦不應代為彌補并詰其因何代兵
請免緣由據稱前任總兵趙坤與軍前各官有代

各兵借支銀未曾給兵又將各兵找支折給本色銀用去雍正元年蒙

聖恩豁免此項各兵未沾實惠今若扣本兵長支之銀誠恐滋事故請免追臣以出兵各官既有侵冒剋扣自應著落各官清追以補兵欠令其查確具報以便參追而張耀祖隨辭回鎮即具摺參奏今閱其參摺既稱所借軍需銀趙坤用過以及分借各官共銀五千五十兩除扣存外尚侵蝕銀四千三

朕想此事卿必知張耀祖之奏而令其奏者曾向怡親王言過若不加卿以疎忽之句恐卿向下事便難於辦理未出朕之所料也

百二十兩理應查明分借各官一體照追方無舍混且找支銀兩趙坤如何用過四千五百兩亦未指明趙坤既應追跟役長支銀兩各官跟役豈無長支之項因檄令該總兵赴省面詢去後嗣據張耀祖到省將各官分用數目欵項并應追長支銀兩開具清摺内稱一駐藏各官共借過銀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兩零内兵丁實領過銀六千八百八十三兩五錢其五千五十兩係各官分用總兵趙

坤用銀二千兩遊擊李君賢用銀八百兩守備張
有義用銀五百兩千總施善元何元李遇春把總
李成林楊從林孫成宗陳尚義各用銀二百五十
兩後係前任鶴麗中軍遊擊今陞曲尋總兵劉起
元造冊呈送轉報一已故遊擊王之臣找領各兵
折給銀八千九百四十四兩零趙坤取四千五百
兩令前任永北鎮遊擊今陞開化鎮總兵南天祥
文永北鎮標千總今陞武定營叅將魏翥國往四

川議敘使費一駐藏各官跟役長支不准折給銀
內除趙坤之外尚有遊擊夏因唐李君賢守備張
有義千把施善元等共應追銀八百三十五兩零
臣復面詢與所稟相符則是張耀祖先不將各官
分用借支銀兩開明又將各跟役長支統入兵丁
項下及奉行查始行開出均有不合矣當據藩司
詳請行查定議臣隨移咨提臣郝玉麟并行武定
營条將魏翥國開化曲尋二總兵據實查覆據曲

尋鎮總兵劉起元呈稱本職於鶴麗中軍任内曾
據進藏兵丁云借支雇覓烏喇牛馬馱載軍裝銀
兩分釐未得因彼時無人告發無從察其眞僞所
造之册乃據軍前將備移來鈐印轉送及至旋師
查出侵隱邀免情節不敢瞻徇即經報明提督總
鎮等語據開化鎮總兵南天祥呈稱議叙使費緣
川督年羹堯川提岳鍾琪索部費萬金前鶴麗總
兵趙坤原任永北鎮總兵馬會伯議令在事人員

公同措辦鶴麗出銀四千兩永北二千兩麗江土府一千兩付已故遊擊王之臣買備禮物及兩鎮差員盤費等項去銀二千兩餘銀五千兩同禮物交永北千總魏翥國往川送禮造冊因鶴麗差役盤費使用又動銀五百兩實交川提岳鍾琪銀四千五百兩其鶴麗鎮所出銀兩係王之臣辦理是否動用兵丁找支銀兩無從得其底裏麗江出銀一千兩亦係王之臣經手惟永北所出二千兩實

係議敘人員公捐等情據叅將魏翥國呈稱奉差往川辦理議敘功冊領銀五千兩禮物三馱俱王之臣備辦及到川將禮物一分送岳提督應送定西將軍一分因伊復進西藏亦交岳提督收貯隨蒙吩咐將功冊造齊同禮物一分呈投年羹堯處收訖因路途遥遠員役往返盤費用銀五百兩存銀四千五百兩俱呈岳提督收訖餘與南天祥所覆相同准提臣郝玉麟咨稱前蒙

聖恩補授鶴麗總兵於雍正元年三月到任隨據遊擊
劉起元造報出征兵丁在藏借支銀兩欽奉
恩詔豁免冊籍因係借支舊案據冊轉報原未允准旋
奉
旨陞授提督帶兵赴察木多駐劄雍正二年四月復據
劉起元造冊請免陞司李衛兩次駁查劉起元覆
據原駐藏千把查稱此項借欠係奉定西將軍諭
令總鎮趙坤公同代借接濟兵丁雇買牛馬馱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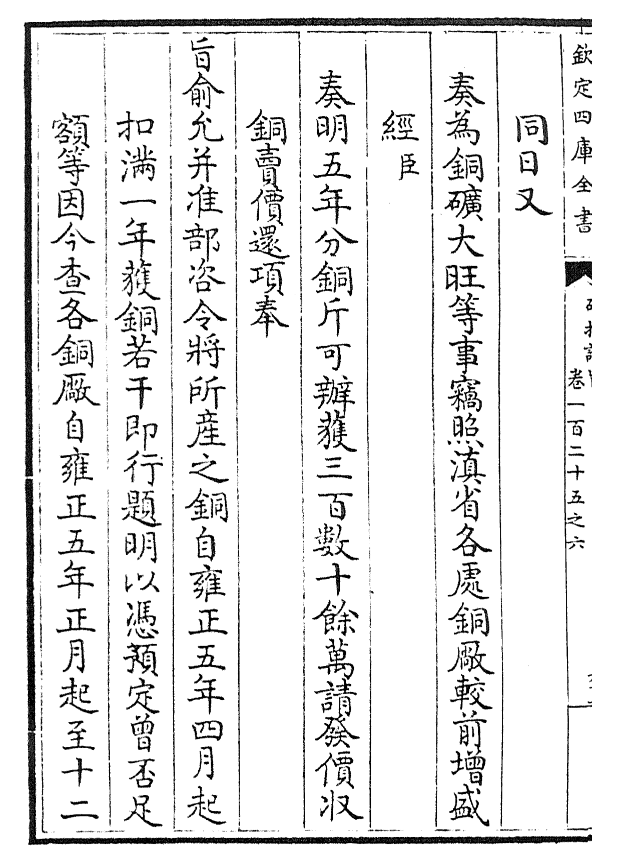
並非官借李衛始准入册請免嗣又據劉起元驗報奉造案册詢據標兵施瑞溥等供稱未領借支等語隨飭領兵將備行查據覆有兵丁刁應魁等呈稱實在借支請提對質若不提審難成信案因遠居塞外隨移鶴麗鎮俟旋師會同提究雍正三年冬奉

旨撤師張耀祖又帶兵移駐察木多四年歲暮方撤師回營比即咨催張耀祖總無隻字回覆無有實據

是以未曾
題參令准咨查始知張耀祖已經參
奏等因各到臣臣細查各案細閱各覆文趙坤等於
軍前借支銀五千五十兩既無兵借確據明係官
借冒銷除扣抵外餘應於各官名下分追還庫又
議敘使費用去各兵找領銀四千五百兩應於議
敘各官并行賄受賄之官名下照追跟役長支一
項亦應於隨帶跟役之各官弁名下著追抵補兵

欠但欲直窮到底在冒免錢糧之現任叅將李君賢等自當治罪而川陝督臣岳鍾琪湖北撫臣馬會伯等并據册混轉之劉起元知情不舉之南天祥等均應分別處分第趙坤已蒙
皇上隆恩寛免治罪現在各員可否亦從寛免其議處止於分用軍需尅銀以邀議敘并未完跟役長支各官名下照數分追除抵各兵應扣還長支之銀外餘俱還庫不應賞給兵丁再事有由起趙坤實此事應止將張耀

祖系
追之數著落趙坤名下追賠其他不必究也朕前
係罪首或仍照張耀祖系追之數於趙坤名下全
旨恐有如趙坤借名侵蝕拖累兵丁之事故有此諭如
追并分追應追各官抵完兵欠事關重大臣未敢
其他則非趙坤之可比矣可遵旨辦理題奏
冒昧徑
題合將查出情由先行
奏明仰請
聖主鑒奪批示遵行臣謹
奏
此事預為摺請者甚是矣







同日又

奏爲銅礦大旺等事竊照滇省各處銅廠較前增盛

經臣

奏明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萬請發價收

銅賣價還項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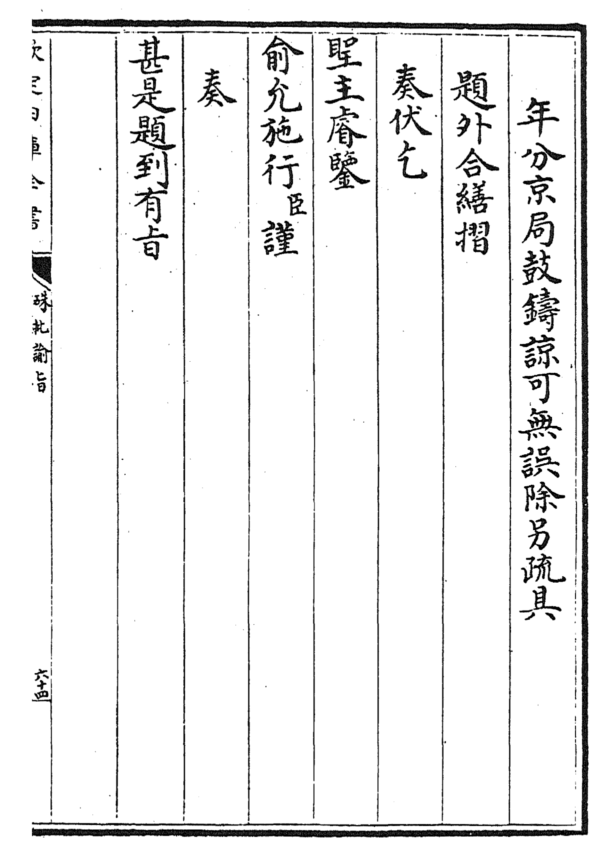
旨俞允并准部咨令將所産之銅自雍正五年四月起

扣滿一年獲銅若干即行題明以憑預定曾否足

額等因今查各銅廠自雍正五年正月起至十二

月終止共辦獲銅四百萬零內除留本省鼓鑄外運赴湖廣一百一十萬零江南一百六十萬零陸續雇脚發運已將發完又因廣東洋銅鈌少需銅甚殷不敢歧視現議賣給銅二十萬斤此五年分辦銅運銅之數也至六年分銅斤現在督催上緊辦理但總數難以預定且滇處天末馱脚無多本省運鹽運米運錢皆所必需若接連雇運不但恐有遲悞兼恐屬員奉行不善或致滋擾應請將雍

正六年所辦銅斤俟年終核定確數除留滇省鼓鑄外餘銅若干咨明户部於雍正七年分陸續雇覔馱脚運赴湖廣江南賣給承辦之員轉運京局以供八年鼓鑄而七年分辦出之銅則於八年分發運以供九年京局之用似此遞年辦運在銅數既得清楚而輓運亦可從容至七年分吴楚應辦銅斤暫聽其自行採買辦此一年以後每年俱有滇銅接濟矣況現今各省奉文收買黄銅器皿七



年分京局鼓鑄諒可無誤除另疏具

題外合繕摺

奏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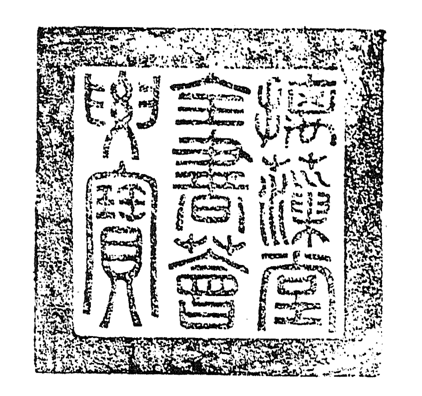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甚是題到有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畢所讜